

小小小说超市

主持人:刘建超

流水梦

□维摩(河南洛阳)

老王习惯在车上等人,而不是在候机大厅里。距离客人落地还有半小时,他刷了一会儿朋友圈,见儿子发了条影评《谁的青春不是流水?》。影片名叫《流水梦》,也许不对儿子的胃口,所以他从头到尾都在吐槽。

“当你深陷油腻的中年,享受着身边的苟且和杯中的枸杞,就别在青春的流水边顾影自怜了,疼得慌。”

老王在下面点了个赞,留了言,说他到机场接人,可能晚一点回家,让儿子自己解决晚饭。儿子没理他,过了一会儿,回了张图片,地摊烤串和夺命11度。

小王八蛋,喝死算了。老王骂了一句。骂完,他发动汽车,向出站口开去。那里站着一个人,短发,拉杆箱,手里的iPhone发出微弱的亮光。

他降下窗户,郑导?她点点头。

机场到市区一路下山,视野开阔,他打开收音机,里面是聂湾吴亦凡和洞西范冰冰,他喜欢他俩的节目,轻松。

如果不是堵车,半小时他就能把她送到酒店,但是此刻的市区不可能不堵。他朝后视镜望了一下,发现她也在看他,他尴尬地笑了笑,问是不是声音太大了。她摇摇头,把目光送到了车窗外。

他还是把收音机的声音调低了些,这时候街灯甫亮,暮色深蓝。他听到“吴亦凡”说,明天《流水梦》的导演将到直播间做客,欢迎大家参与互动,“范冰冰”接着说有神秘大礼,等你来拿哦。

他问,是你?

嗯。

年轻有为啊。

她低头拨了一下手机,光线把一部分头发染成蓝色。她问,你看过这片子吗?

还没有。

哦。她收起手机说,我拍了很多片子,只有这一部赔了钱。

他想起儿子的话,就把苟且和枸杞倒给她听。

挺有才。她说,拍之前也有很多人劝我,说这片子不行。

那你还拍?

灯光从车窗外涌进来,给她的脸涂上薄薄的一层金色。她说,有些事是没道理的,没道理的事儿让人忘不掉。

我上中学那会儿,有个特别好的老师,讲课很精彩,爱和大家开玩笑,班里很多女生喜欢他。有一次,他喝醉了,用了整整一节课给我们讲自己的理想。他说他要挣钱,挣很多很多钱,然后到山里建一座院子。朝南的地方有玻璃房,房子外有流水,水里有鱼,鱼都很活泼。他说他要在那儿等一个人,跟她戏水捉鱼捡石头,生两三个孩子。

当老师一辈子也实现不了这个理想。说这话时,他脸色很难看,透着狠劲儿。

从那以后,喜欢他的女生好像就只剩我一个了。

过了河,下了隧道,路就好走了许多。老王把车停到酒店门口,又帮她取出行李箱,抽出拉杆递给她。她伸手去接,夜风撞乱了她的头发,老王侧了侧身,帮她挡住风。

他说,我送你上去吧。

不用了,她说,再见。

老王和她道了别,重新坐到荒凉的车厢里,感觉世间所有的悲怆正在穿过胸腔。

这时有人敲了敲车窗,保安提醒他,挡住别人的路了。



卡

□刘建超(河南洛阳)

想起第一次使用自动取款机的情景,现在还令我自豪。

当时,全城就安装了一台自动取款机,人们根本不认识它,也不信任它。

我是赶时髦的,感觉好新鲜好刺激。

到银行开账户,交了款,得到一张金灿灿的银行卡,向客服姑娘至少咨询了十遍,直到她认为即使白痴也应该记住使用方法了,我才离去。

第二天,在商场熙熙攘攘的人群中,我走到了那台自动取款机前,周围立即聚了一圈人,人们不相信这铁疙瘩会吐出钱来。

当时,我心里也没底,万一取不出钱来,那才叫周围的人笑话呢。

我心慌手抖,插入卡后竟将记得滚瓜烂熟的密码输错了,人群中嘘了一声。我重新输入密码,这是我的电话号码。钱真的从扁长的出钞口中出来了,周围人一阵欢呼。

我潇洒地抽出卡,装好钱,走出商场,听见背后人们议论,这个人不简单,能从这取款机里取钱。

我心里那舒坦呀,兜里的钱啥时候叫小偷掏走了都不知道。幸亏卡设了密码,才没有造成大的损失。

从此,我对卡有了偏爱,只要有新卡,我都去试用。

早晨六点,我用灵通卡交了水费。

七点,我用一卡通交了电费。

八点,我用长城卡交了煤气费。

周六趁着人在家,各种收费的都赶来了。

中午,我请朋友吃饭,饭桌上谈成了一笔生意,用牡丹卡付了饭钱。随后,我又带着朋友进了保龄球馆,掏出几张贵宾卡,白打了十几局。

同朋友分手后,我走进商场看到那台自动取款机前有几个人在排队取钱,一种第一个吃螃蟹的自豪感油然而生。

我用购物卡买了个精美的皮包,将身上的各类卡统统塞进皮包。

明天是妻子的生日,我得买件礼物送给她。

我相中了一件女式套装,标价3800元,与导购小姐左砍右砍定在2800元。

导购小姐接过我的购物卡,在读卡器上轻轻一划:对不起,先生,这卡上只有1800元,请您再补交1000元。

我翻遍了衣兜,身上竟然没带一分钱。

我对她说,您等一下,我去自动取款机取钱。

我来到取款机前,见几个人正对着取款机发牢骚,原来取款机出毛病了,吞了一名存户的卡,咋也吐不出来了。

幸亏我带着储蓄卡,“人无远虑,必有近忧”嘛。我走进一个储蓄所,填好凭条,客服小姐笑吟吟地

说:对不起,先生,您输的密码有误,请您再输一次。

怎么会有误?我又按了几个数字。

客服小姐的笑容消失了,用警觉的眼神望着我:先生,这张卡是您的吗?

开玩笑!怎么不是我的,难道这是偷来的不成?

客服小姐说,先生,这是您自己说的,您能出示一下身份证吗?

我没带,不过我有一张高尔夫球俱乐部的会员卡,可以证明我的身份。

对不起,先生,我们只认身份证或是您的户口簿。

身着保安服的工作人员,也走到了我身边。

我真是记不起这张卡的密码了。

一卡通的密码是我的生日。

灵通卡的密码是我妻子的生日。

长城卡的密码是我女儿的生日。

股票账户的密码是我和妻子的结婚纪念日……干脆打个电话问我妻子吧。

走进电话亭,我翻出电话磁卡,显示器显示余额0.2元,快没钱了。

我只得上了出租车回家。车到家门口,我跟司机说,我身上没带钱,您等我一下,上楼拿了钱给您。

司机不信任的眼光令我脊背发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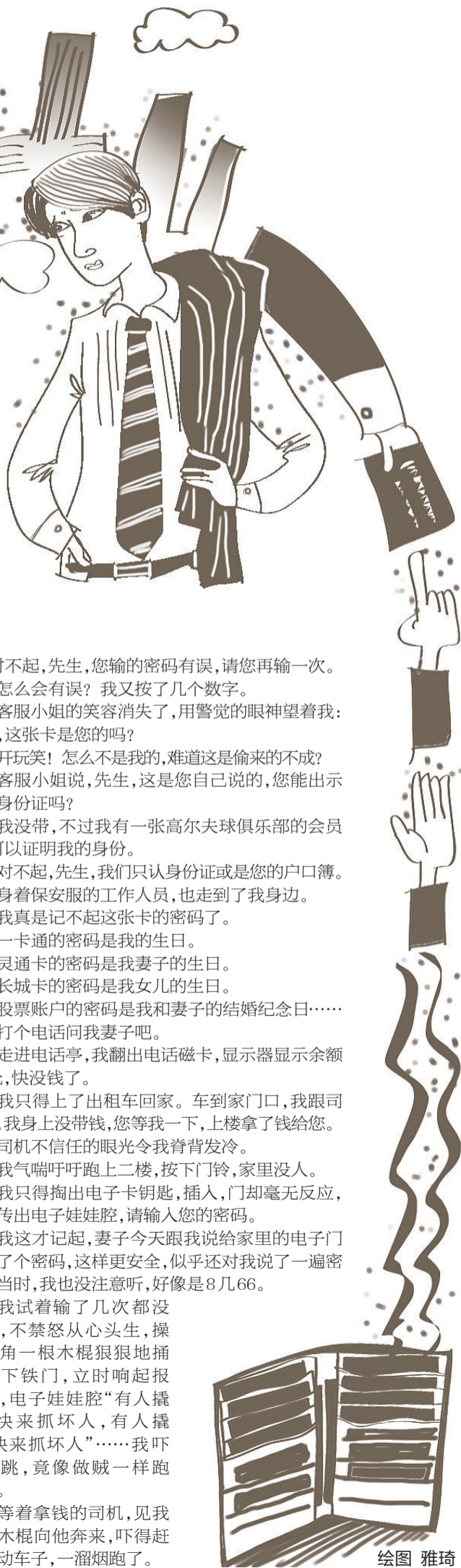
我气喘吁吁跑上二楼,按下门铃,家里没人。

我只得掏出电子卡钥匙,插入,门却毫无反应,只是传出电子娃娃腔,请输入您的密码。

我这才记起,妻子今天跟我说给家里的电子门锁设了个密码,这样更安全,似乎还对我说了一遍密码。当时,我也没注意听,好像是8几66。

我试着输了几次都没通过,不禁怒从心头生,操起墙角一根木棍狠狠地捅了一下铁门,立时响起报警声,电子娃娃腔“有人撬门,快来抓坏人,有人撬门,快来抓坏人”……我吓了一跳,竟像做贼一样跑下楼。

等着拿钱的司机,见我拎着木棍向他奔来,吓得赶紧发动车子,溜烟跑了。



绘图 雅琦